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二百二十四至二百三十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錄監生臣袁繼升

太平廣記卷二百二十四

相四

殷九霞　相手板庾道敏

李參軍　龍復本

王正君相婦人

漢王莽姑正君許嫁至期當行時夫輒死如此者再乃獻之趙王未取又薨後有與正君父穉君善者過相正君曰貴爲天下母是時宣帝世元帝爲太子穉君乃因魏郡尉納之太子太子幸之生子宣帝崩太子立正君爲皇后上爲太子元帝崩太子立是爲成帝正君爲皇

太后竟爲天下母出論衡

黄霸

黄霸爲陽夏游徼與善相者同車俱行見一婦人年十七八相者指之曰此婦人當富貴爲封侯者夫人公止車審視之相者曰令此婦人不富貴卜書不用也次公問之乃其傍里人巫家子也即娶爲妻其後次公果大富貴位至丞相封爲列侯出論衡

賣䭔媪

唐馬周字賓王少孤貧明詩傳落魄不事產業不爲州里所重補博州助教日飲酒刺史達奚怒屢加咎責周乃拂衣南遊曹汴之境因酒後忤浚儀令崔賢又遇責辱西至新豐宿旅次主人唯供設諸商販人而不顧周周遂命酒一斗獨酌所飲餘者便脫靴洗足主人竊奇之因至京停於賣䭔媼肆數日祈覓一館客處媼乃引致於中郎將常何之家媼之初賣䭔也李淳風袁天綱嘗遇而異之皆竊云此婦人大貴何以在此馬公尋取

爲妻後有詔文武五品官已上各上封事周陳便宜二十條事遣何奏之乃請置街鼓及文武官緋紫碧綠等服色并城門左右出入事皆合旨太宗怪而問何所見何對曰乃臣家客馬周所爲也召見與語命直門下省仍令房玄齡試經及策拜儒林郎守監察御史以常何舉得其人賜帛百匹周後轉給事中中書舍人有機辯能敷奏深識事端動無不中岑文本見之曰吾見馬君令人忘倦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但恐不能久耳數年

內官至宰相其媪亦為夫人後為吏部尚書病消渴彌年不瘳年四十八而卒追贈右僕射高唐公出定命録

蘇氏女

蘇某信都富人有女十人為擇良壻張文成往見焉蘇曰此雖有才不能富貴幸得五品即當死矣魏知古時已及第然未有官蘇云此雖形質黑小然必當貴遂以長女嫁之其女髮長七尺黑光如漆諸妹皆不及有相者云此女當不嚙宿食諸妹笑知古曰只是貧漢得米

旋煮故無宿飯其後魏爲宰相每食一物已上官供（出定命録）

武后

武士彠之爲利州都督也敕召袁天綱詣京師途經利州士彠使相其妻楊氏天綱曰夫人骨法非常必生貴子遍召其子令相元慶元爽曰可至刺史終亦屯否見韓國夫人曰此女大貴然不利其夫武后時衣男子之服乳母抱於懷中天綱大驚曰此郎君男子神彩奧澈

不易知遂令后試行牀下天綱大驚曰日角龍顔龍睛鳳頸伏犧之相貴人之極也更轉側視之又驚曰若是女當爲天下主也出談賓録

李淳風

武后之召入宫李淳風奏云後宫有天子氣太宗召宫人閲之令百人爲一隊問淳風淳風云在某隊中太宗又分爲二隊淳風云在某隊中請陛下自揀擇太宗不識欲盡殺之淳風諫不可陛下若留雖皇祚暫缺而社

稷延長陛下若殺之當變為男子即損滅皇族無遺矣太宗遂止出定命録

楊貴妃

貴妃楊氏之在蜀也有野人張見之云當大富貴何以在此或問至三品夫人否張云不是一品否曰不是然則皇后耶曰亦不是然貴盛與皇后同見楊國忠云公亦富貴位當秉天下權勢數年後皆如其言出定命録

姜皎僧相

姜皎之未貴也好弋獵獵還入門見僧姜曰何物道人在此僧云乞飯姜公令取肉食與之僧食訖而去其肉並在姜公使人追問僧云公大富貴姜曰如何得富貴僧曰見眞人即富貴矣姜曰何時得見眞人僧舉目看曰今日即見眞人姜手臂一鷂子直二十千與僧相隨騎馬出城偶逢上皇亦獵時為臨淄王見鷂子識之曰此是某之鷂子否姜云是因相隨獵俄而失僧所在後有女巫至姜問云汝且看今日有何人來女巫曰今日

天子來姜笑曰天子在宮裏坐豈來看我耶俄有叩門者云三郎來姜出見乃上皇自此倍加恭謹餞馬所須無敢惜者後上皇出潞府百官親舊盡送唯不見姜上皇怪之行至渭北於路側獨見姜公供帳盛相待上皇忻然與別便定君臣之分後姜果富貴出定命錄

常袞

常袞之任福建也有僧某者善占色言事若神袞惜其老命弟子就學其術僧云此事天性非可造次爲傳某

嘗於君左右見一人可教遍招得小吏黃徹焉袁命就學老僧遂於闇室中致五色綵於架令自取之曰世人皆用眼力不盡但熟看之旬日後依稀認其白者後半歲看五色即洞然而得矣命之曰以若闇中之視五綵迴之白晝占人因傳其方訣且言後代當無加也李吉甫云黃徹之占袁許之亞也出傳載

劉禹錫

賔客劉禹錫爲屯田員外郎時事稍異旦夕有騰趠之

勢知一僧術數極精寓直日邀之至省方欲問命報韋秀才在門公不得已且見令僧坐簾下韋秀才獻卷已略省之意氣殊曠韋覺之乃去却與僧語僧不得已吁嘆良久乃曰某欲言員外必不愜如何公曰但言之僧曰員外後遷乃本行正郎也然須待適來韋秀才知印處置公大怒揖出之不旬日貶官韋秀才乃處厚相也後二十餘年在中書爲轉屯田郎中出幽閒鼓吹

鄭朗

鄭朗相公初舉遇一僧善占色謂曰郎君貴極人臣然無進士及第之分若及第則一生厄塞既而狀元及第賀客盈門唯此僧不至及重試退黜唁者甚衆而此僧獨賀曰富貴在裏既而竟如所卜出摭言

令狐綯門僧

令狐趙公綯在相位馬舉爲澤潞小將因奏事到宅會公有一門僧善聲色偶窺之謂公曰適有一軍將參見相公是何人公以舉名語之僧曰竊視此人他日當與

相公爲方鎮交代公曰此邊方小將縱有軍功不過塞垣一鎮奈何與老夫交代僧曰相公第更召與語貧道爲細看公然之既去僧曰今日看更親切并恐是揚汴公於是稍接之矣咸通九年公鎮維揚舉破龎勛有功先是懿宗面許功成與卿揚州既而難於爽信却除舉淮南行軍司馬公閙之即處分所司排比迎新使羣下皆曰此一行軍耳公乃以其事白之果如所言出摭言

僧處弘

僧處弘習禪於武當山王建微時販鹾於均房間仍行小竊號曰賊王八處弘見而勉之曰子他日位極人臣何不從戎别圖功業而夜遊晝伏沽賊之號乎建感之投忠武軍後建在蜀弘攜門徒入蜀爲構精舍以安之即弘覺禪院也江西鍾傳微時亦以販鹾爲事遇上藍和尚教其作賊而尅洪井自是加敬至於軍府大事此僧皆得參之也出北夢瑣言

范氏尼

天寶中有范氏尼乃衣冠流也知人休咎魯公顏眞卿妻黨之親也魯公尉于醴泉因詣范氏尼問命曰某欲就制科再乞師姨一言范氏曰顏郎事必成自後一兩月必朝拜但半年內愼勿與外國人爭競恐有譴謫公又曰某官階盡得及五品否范笑曰鄰於一品顏郎所望何其卑耶魯公曰官階盡得五品身著緋衣帶銀魚兒子補齋郎某之望滿也范尼指坐上紫絲布食單曰顏郎衫色如此功業名節稱是壽過七十已後不要苦

問魯公再三窮詰范尼曰顔郎聦明過人問事不必到底逾月大酺魯公是日登制科髙等授長安尉不數月遷監察御史因押班中有諠譁無度者命吏録奏次即哥舒翰也翰有新破石堡城之功因泣訴玄宗玄宗坐魯公以輕侮功臣貶蒲州司倉驗其事跡歷歷如見及魯公為太師奉使於蔡州乃歎曰范師姨之言吾命懸於賊必矣出戎幕閒談

任之良

任之良應進士舉不第至關東店憩食遇一道士亦從西來同主人歇之良與語問所從來云今合有身名稱意何不却入京任子辭以無資糧到京且無居處道士遂資錢物并與一帖令向肅明觀本院中停之良至京詣觀安置偶見一道士讀經謂良曰太上老君二月十五日生因上表請以玄元皇帝生日燃燈上皇覽表依行仍令中書召試使與一官李林甫拒乃與別敕出身出定命録

殷九霞

張侍郎某爲河南烏重裔從事同幕皆是名輩有道流殷九霞來自青城山有知人之鑒烏公問已年壽官禄九霞曰司徒貴任藩服所望者秉持鈞軸封建茅土唯在保守庸勲苞貯仁義享福隆厚殊不可涯既而遍問賔僚九霞曰其間必有台輔時烏公重一裴副使應聲曰裴中丞是宰相否九霞曰若以目前人事言之當如尊旨以某所覩却不在此時夏侯相孜爲館驛巡官且

形質低瘁烏因戲曰莫是夏侯巡官對曰司徒所言是矣烏公撫掌而笑曰尊師莫錯否九霞曰某山野之人早修直道無意於名宦金玉蓋以所見任真而道耳烏公曰如此則非某所知也然其次貴達者爲誰曰張支使雖不居廊廟履歷清途亦至榮顯既出遂造張侍郎所居從容謂曰支使神骨清爽氣韻高邁若以紱冕累身止於三二十年居於世俗儻能擺脫囂俗相隨學道即二十年內白日上昇某之此行非有塵慮實亦尋訪

修眞之士耳然閱人甚多無如支使者張以其言意浮
濶但唯唯然將去復來情甚懇至審知張意不廻頗甚
嗟惜因留藥數粒并黄紙書一緘而别云藥服之可以
無疾書紀宦途所得每一遷轉密自啓之書窮之辰當
自相憶其後譙公顯赫令名再居台鉉張果踐朝列出
入臺省佩服朱紫廉察數州書載之言靡不詳悉年及
三紀時爲戸部侍郎紙之所存葢亦無幾雖名位通顯
而齒髮衰退每以道流之事話於親知追想其風莫能

及也出劇談錄

相手板庾道敏

宋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顔有庾道敏者善相手板休祐以手板託言他人者庾曰此板乃貴然使人多忤休祐以褚淵詳密乃換其手板別白褚於帝前稱下官帝甚不悅出酉陽雜俎

李參軍

唐李參軍者善相笏知休咎必驗皆呼爲李相笏鹽鐵

院官陸遵以笏視之曰評事郎君見到陸遵笑曰是子姪否曰是評事即君陸君曰足下失聲名矣某且無兒乃更將出簾下看必有錯陸君甚薄之以爲詐陸君先有歌姬在任處其月有姙分娩果男子也 幽閑

龍復本

開成中有龍復本者無目善聽聲揣骨每言休咎無不必中凡有象簡竹笏以手捻之必知官祿年壽宋祁補闕有盛名於世縉紳之士無不傾屬屈指翹足期於貴

達時永樂蕭相寘亦居諫署同日詣之授以所持竹笏復本執蕭公笏良久置於案上曰宰相笏次至宋補闕者曰長官笏宋聞之不樂蕭曰無憑之言安足介意經月餘同列於中書候見宰相時李朱崖方秉鈞軸威鎮朝野未見間佇立閑談互有諧謔頃之丞相遽出宋以手板障面笑未已朱崖目之廻顧左右曰宋補闕笑某何事聞之者莫不心寒股慄未旬日出爲清河縣令歲餘遂終所任其後蕭公揚歷清途自浙西觀察使入判

户部非久遂居廊廟俱如復本之言也出劇談録

太平廣記卷二百二十四

太平廣記卷二百二十五

伎巧一

蘭陵王　僧靈昭　七寶鏡臺

因祇國

周成王五年有因祇國去王都九萬里來獻女功一人善工巧體貌輕潔披纖羅繡縠之衣長袖脩裾風至則結其衿帶恐飄颻不能自止也其人善織以五色絲內口中引而結之則成文錦其國人又獻雲崑錦文似雲從山嶽中出也有列堞錦文似雲霞覆城雉樓堞也有雜珠錦文似貫珮珠也有篆文錦文似大篆之文也有

列明錦文似羅列燈燭也幅皆廣三尺其國丈夫皆勤於耕稼一日鋤十頃之地又貢嘉禾一莖盈車故時俗四言詩曰力耕十頃能致嘉頴出拾遺記

葛由

葛由蜀羌人能刻木爲羊賣之一旦乘羊入蜀城蜀之豪貴或隨之上綏山綏山高峻在峨眉之西隨者皆得道不復還故里語曰得綏山一桃雖不能仙亦足以豪山下多立祠焉出法苑珠林

魯般

魯般燉煌人莫詳年代巧侔造化於涼州造浮圖作木鳶每擊楔三下乘之以歸無何其妻有娠父母詰之妻具說其故其父後伺得鳶楔十餘下乘之遂至吳會吳人以爲妖遂殺之般又爲木鳶乘之遂獲父屍怨吳人殺其父於肅州城南作一木仙人舉手指東南吳地大旱三年卜曰般所爲也齎物巨千謝之般爲斷其一手其月吳中大雨國初土人尚祈禱其木仙六國時公輸

班亦爲木鳶以窺宋城（出酉陽雜俎）

弓人

宋景公造弓九年乃成而進之弓人歸家三日而卒蓋匠者心力盡於此弓矣後公登獸圈之臺用此弓射之矢越西霸之山彭城之東餘勁中石飲羽焉（出淮南子）

燕巧人

燕王徵巧術人請以棘之端爲沐母猴母猴成巧人曰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而霽日出視

之宴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矣燕王恩養不能觀也出藝文類聚

雲明臺

始皇起雲明臺窮四方之珍木搜天下之巧工南得烟丘碧樹酈水燃沙賁都朱泥雲岡素竹東得葱巒錦柏縹檖龍杉寒河星柘岏山雲梓西得漏海浮金浪淵羽璧滌嶂霞桑沈塘員篶北得冥阜乾漆陰坂文梓寒流黑魄闇海香瓊珍異是集有二人皆騰虛椽木運斤斧於空

中子時起功至午時已畢秦人皆謂之子午臺也亦言於子午之地各起一臺二說有疑出拾遺記

淫淵浦

日南之南有淫泉之浦言其水浸淫從地而出以成淵故曰淫泉也或言此泉甘軟男女飲之則淫其水小處可濫觴褰涉大處可方舟沿泝隨流屈直其水激石之聲似人之歌笑聞者令人淫動故俗謂之淫泉時有鳧鴈色如金羣飛戲於沙瀨羅者得之乃真金鳧也昔秦

破驪山之墳行野者見金鳧向南而飛至淫泉寶鼎元年張善爲日南太守郡民有得金鳧以獻太守張善善博識多通考其年月即是秦始皇墓金鳧也昔始皇爲冢斂天下瓌異生殉工人傾遠方奇寶於冢中爲江海川瀆及列山嶽之形以沙棠沉檀爲舟檝金銀爲鳧鴈以琉璃雜寶爲龜魚又於海中作玉象鯨魚銜火珠爲星以代膏燭光出冢間精靈之偉也皆生埋巧匠於冢裏又列燈燭如皎日焉先所埋工匠於冢内至被開時

皆不死巧人於塜裏琢石爲龍鳳仙人之像及作碑文辭讚漢初發此塜驗諸史傳皆無列仙龍鳳之製則知生埋匠者之所作也後人更寫此碑文而辭多怨酷之言乃謂怨碑史記略而不録矣出拾遺記

新豐

高祖既作新豐幷移舊社街巷棟宇物色如舊士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鴨於通衢望途亦競識其家匠人胡寛所爲也移者皆喜其似而憐之故加

賞贈月餘致累百金出西京雜記

張衡

後漢張衡字平子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之圓徑八尺葢合隆起形如酒罇飾以篆文及山龜鳥獸之狀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八龍首各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罇中覆葢周密無際如有地震則罇動機發龍吐丸而蟾蜍銜之震動激揚伺者因此覺知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

知震動之所在儀之合契若神自書典所記未之有也嘗一龍發機而地不動京師學者初咸怪其無徵數日驛至果地動於是皆服其神妙出後漢書

王肅

王肅造逐鼠丸以銅爲之晝夜自轉出酉陽雜俎

凌雲臺

凌雲臺樓觀極精巧先稱平衆材輕重當宜然後造構乃無錙銖相負揭臺雖高峻恒隨風搖動而終無崩殞

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材扶持之樓即便頹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出世說

陳思王

魏陳思王有神思爲鴨頭杓浮於九曲酒池王意有所勸鴨頭則廻向之又爲鵲尾杓柄長而直王意有所到處於罇上鏇之鵲則指之闕

吳夫人

吳主趙夫人趙達之妹也善畫巧妙無雙能於指間以

彩絲織爲雲龍虬鳳之錦大則盈尺小則方寸宮中謂之機絕孫權常嘆魏蜀未夷軍旅之隙思得善畫者使圖作山川地勢軍陣之像達乃進其妹權使寫九州江湖方嶽之勢夫人曰丹青之色甚易歇滅不可久寶妾能刺繡列萬國於方帛之上寫以五嶽河海城邑行陣之形乃進於吳主時人謂之針絕雖棘刺木猴雲梯飛鳶無過此麗也權居昭陽宮倦暑乃褰紫綃之帷夫人曰此不足貴也權使夫人指其意思焉答曰妾欲窮慮

盡思能使下絹帷而清風自入視外無有蔽礙列侍者飄然自涼若馭風而行也權稱善夫人乃析髮以神膠續之神膠出鬰夷國接弓弩之斷絃者百斷百續乃織為羅縠累月而成裁之為幔内外視之飄飄如煙氣輕動而房内自涼時權尚在軍旅常以此幔自隨以為征幕舒之則廣縱數丈卷之則可内於枕中時人謂之絲絕故呉有三絕四海無儔其妙後有貪寵求媚者言夫人多耀於人主因而致退黜雖見疑墜猶存録其巧工

及吳亡不知所在（出王子年拾遺）

區純

大興中衡陽區純作鼠市四方丈餘開四門門有木人縱四五鼠於中欲出門木人輒以椎椎之（出晉陽秋）

水芝欹器

西魏文帝造二欹器其一爲二仙人共持一鉢同處一盤蓋有山山有香氣別有一仙人持一金缾以臨器上以水灌山則出於缾而注於器煙氣通發山中謂之仙

人欹器也其一爲二荷同處一盤相去盈尺中有芙蓉下垂器上以水注芙蓉而盈於器又爲鳧鴈蟾蜍以飾之謂之水芝欹器二盤各有一牀一鉢鉢圓而牀方中有人爲言三才之象也器如舵形滿則平溢則傾置之前殿以警滿盈焉闕

蘭陵王

北齊蘭陵王有巧思爲舞胡子王意欲所勸胡子則捧盞以揖之人莫知其所由也出朝野僉載

僧靈昭

北齊有沙門靈昭甚有巧思武成帝令於山亭造流杯池船每至帝前引手取杯船即自住上有木小兒撫掌遂與絲竹相應飲訖放杯便有木人刺還上飲若不盡船終不去未幾靈昭忽捎心疑有刀刺須臾吐血而終

七寶鏡臺

胡太后使靈昭造七寶鏡臺合有三十六室別有一婦人手各執鏁鐃下一關三十六户一時自閉若抽此關

諸門咸啓婦人各出户前出皇覽

太平廣記卷二百二十五

太平廣記卷二百二十六

伎巧二

水飾圖經　觀文殿　劉交

張崇　十二辰車　銅樽

殷文亮　楊務廉　王琚

薛眘惑　馬待封

水飾圖經

煬帝別敕學士杜寶修水飾圖經十五卷新成以三月
上巳日會羣臣於曲水以觀水飾有神龜負八卦出河
授伏犧黃龍負圖出河玄龜銜符出洛水鱸魚銜籙圖
出翠嬀之水並授黃帝黃帝齋於玄扈鳳鳥降於洛上
丹甲靈龜銜書出洛授蒼頡堯與舜坐舟於河鳳凰負
圖赤龍載圖出河並授堯龍馬銜甲文出河授舜堯與
舜遊河值五老人堯見四子於汾水之陽舜漁於雷澤
陶於河濵黃龍負黃符璽圖出河授舜舜與百工相和

而歌魚躍於水白而長人面魚身捧河圖授禹舜而入河禹治水應龍以尾畫地導決水之所出鑿龍門疏河禹過江黃龍負舟玄夷蒼水使者授禹山海經過兩神女於泉上帝天乙觀洛黃魚雙躍化爲黑玉赤文姜嫄於河濱履巨人之跡棄后稷於寒冰之上鳥以翼薦而覆之王坐靈沼於牣魚躍太子發度河赤文白魚躍入王舟武王渡孟津操黃鉞以麾陽侯之波成王舉舜禮榮光幕河穆天子奏鈞天樂於玄池獵於滎津獲玄貉

白狐觴西王母於瑶池之上過九江黿鼉爲梁塗脩國獻昭王青鳳丹鵠飲於浴溪王子晉吹笙于伊水鳳凰降秦始皇入海見海神漢高祖隱芒碭山澤上有紫雲武帝泛樓船於汾河遊昆明池去大魚之鉤遊洛水神上明珠及龍髓漢桓帝遊河値青牛自河而出曹瞞浴譙水擊水蛟魏文帝興師臨河不濟杜預造河橋成晉武帝臨會舉酒勸預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仙人酌醴泉之水金人乘金船蒼文玄龜銜書出洛青龍負書

出河並進於周公呂望釣磻溪得玉璜文釣卞溪獲大
鯉魚腹中得兵鈐齊桓公問愚公名楚王渡江得萍實
秦昭王宴於河曲金人捧水心劒造之吳大帝臨釣臺
望葛玄劉備乘馬渡檀溪澹臺子羽過江兩龍夾舟淄
丘訢與水神戰周處斬蛟屈原遇漁父卞隨投潁水許
由洗耳趙簡子值津吏女孔子值河浴女子秋胡妻赴
水孔愉放龜莊惠觀魚鄭弘樵徑還風趙炳張葢過江
陽谷女子浴日屈原沉汨羅水巨靈開山長鯨吞舟若

此等總七十二勢皆刻木爲之或乘舟或乘山或乘平洲或乘磐石或乘宫殿木人長二尺許衣以綺羅裝以金碧及作雜禽獸魚鳥皆能運動如生隨曲水而行又間以妓航與水飾相次亦作十二航航長一丈闊六尺木人奏音聲擊磬撞鐘彈箏鼓瑟皆得成曲及爲百戲跳劍舞輪昇竿擲絚皆如生無異其妓航水飾亦雕裝奇妙周旋曲池同以水機使之奇幻之異出於意表又作小舸子長八尺七艘木人長二尺許乘此船以行酒

每一船一人擎酒盃立於船頭一人捧酒鉢次立一人撑船在船後二人盪槳在中央遶曲水池迴曲之處各坐侍宴賓客其行酒船隨岸而行行疾於水飾水飾行遶池一匝酒船得三遍乃得同止酒船每到坐客之處即停住擎酒木人於船頭伸手遇酒客取酒飲訖還盃木人受盃迴身向酒鉢之人取杓斟酒滿盃船依式自行每到坐客處例皆如前法此並約岸水中安機如斯之妙皆出自黃袞之思寶時奉敕撰水飾圖經及檢㧞

良工圖畫既成奏進敕遣寶共黃袞相知於苑內造此水飾故得委悉見之袞之巧性今古罕儔出大業拾遺

觀文殿

隋煬帝令造觀文殿前兩廂為書堂各十二間堂前通為閣道承殿每一間十二寶廚前設方五香重牀亦裝以金玉春夏鋪九曲象簟秋設鳳綾花褥冬則加綿裝須彌氊帝幸書堂或觀書其十二間內南北通為閃電牕零籠相望雕刻之工窮奇極之妙金鋪玉題綺井華

榱輝映溢目每三間開一方户户垂錦幔上有二飛仙當户地口施機轝駕將至則有宫人擎香爐在轝前行去户一丈脚踐機發仙人乃下閣捧幔而昇閣扇即開書厨亦啓若自然皆一機之力轝駕出垂閉復常諸房入户式樣如一其所撰之書屬辭比事條貫有序文略理暢互相明發及抄寫真正文字之間無點竄之誤裝翦華淨可謂冠絕今古曠世之名寳自漢已來訖乎梁文人才子諸所撰著無能及者其新書之名多是帝自

製每進一書必加賞賜出大業拾遺

劉交

幽州人劉交戴長竿高七十尺自擎上下有女十二甚端正於竿置定跨盤獨立見者不忍女無懼色後竟還撲殺出朝野僉載

張崇

唐巧人張崇者能作灰畫腰帶鉸具每一胯大如錢灰畫燒之見火即隱起作龍魚鳥獸之形莫不悉備出朝野僉

載

十二辰車

則天如意中海州進一匠造十二辰車迴轅正南則午門開馬頭人出四方迴轉不爽毫釐又作木火通鐵盞盛火輾轉不翻出朝野僉載

銅樽

韓王元嘉有一銅罇背上貯酒而一足倚滿則正立不滿則傾又爲銅鳩氈上摩之熱則鳴如眞鳩之聲出朝野僉

載

殷文亮

洛州殷文亮曾爲縣令性巧好酒刻木爲人衣以繒綵酌酒行觴皆有次第又作妓女唱歌吹笙皆能應節飲不盡即木小兒不肯把飲未竟則木妓女歌管連催此亦莫測其神妙也出朝野僉載

楊務廉

將作大匠楊務廉甚有巧思常於沁州市内刻木作僧

手執一椀自能行乞椀中錢滿關鍵忽發自然作聲云布施市人競觀欲其作聲施省日盈數千矣出朝野僉載

王琚

郴州刺史王琚刻木爲獺沉於水中取魚引首而出蓋獺口中安餌爲轉關以石縋之則沉魚取其餌關即發口合則銜魚石發則浮出出朝野僉載

薛沓惑

薛沓惑者善投壺龍躍隼飛矯無遺箭置壺於背後却

反矢以投之百發百中　出朝野僉載

馬待封

開元初修法駕東海馬待封能窮伎巧於是指南車記里鼓相風鳥等待封皆改修其巧踰於古待封又爲皇后造粧具中立鏡臺臺下兩層皆有門户后將櫛沐啓鏡奩後臺下開門有木婦人手執巾櫛至后取已木人即還至於面脂粧粉眉黛髻花應所用物皆木人執繼至取畢即還門户復閉如是供給皆木人后既粧罷諸

門皆闔乃持去其粧臺金銀彩畫木婦人衣服裝飾窮極精妙焉待封既造鹵簿又爲帝后造粧臺如是數年敕但給其用竟不拜官待封恥之又奏請造欹器酒山撲滿等物許之皆以白銀造作其酒山撲滿中機關運動或四面開定以納風氣風氣轉動有陰陽向背則使其外泉流吐納以挹盃斝酒使出入皆若自然巧踰造化矣既成奏之即屬宮中有事竟不召見待封恨其數奇於是變姓名隱於西河山中至開元末待封從晉州

來自稱道者吳賜也常絕粒與崔邑令李勁造酒山撲滿歃器等酒山立於盤中其盤徑四尺五寸下有大龜承盤機運皆在龜腹内盤中立山山高三尺峰巒殊妙盤以木爲之布漆其外龜及山皆漆布脫空彩畫其外山中虚受酒三斗繞山皆列酒池池外復有山圍之池中盡生荷花及葉皆鍜鐵爲之花開葉舒以代盤楪設脯醢珍果佐酒之物於花葉中山南半腹有龍藏半身於山開口吐酒龍下大荷葉中有盃承之盃受四合龍吐酒八分而止當飲者即取之飲酒

若遲山頂有重閣閣門即開有催酒人具衣冠執板而出於是歸盞於葉龍復注之酒使乃還閣門即閉如復遲者使出如初直至終宴終無差失山四面東西皆有龍吐酒雖覆酒於池池内有穴潛引池中酒納於山中比席闌終飲池中酒亦無遺矣欹器二在酒山左右龍注酒其中虛則欹中則平滿則覆則魯廟所謂侑坐之器也君子以誡盈滿孔子觀之以誡焉杜預造欹器不成前史所載若吳賜也造之如常器耳出紀聞

太平廣記卷二百二十六

太平廣記卷二百二十七

伎巧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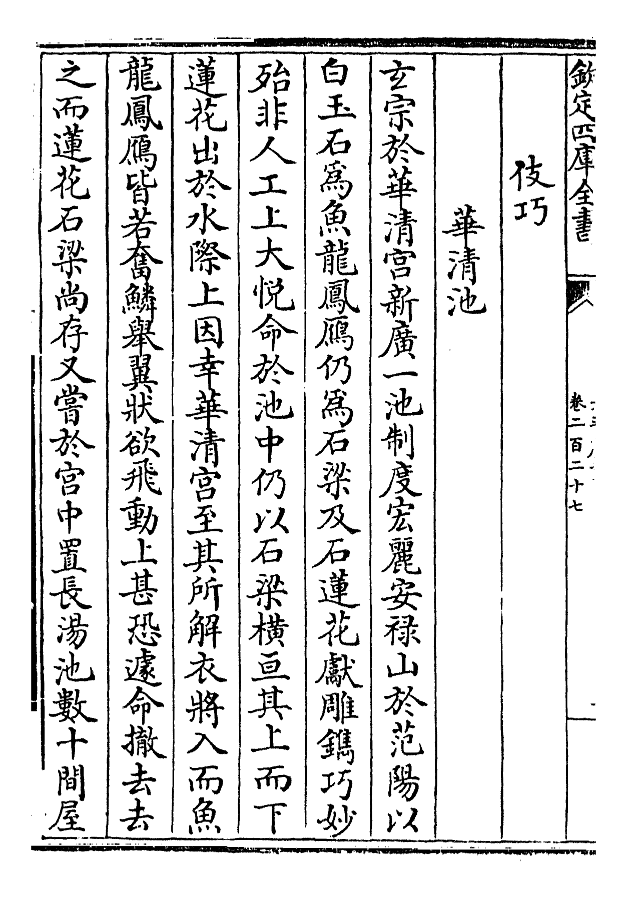
華清池　重明枕　韓志和

絕藝

眘君謨　李欽瑤　蘇州游僧

江西人　僧靈鑒　張芬

河北將軍　西蜀客　陟屺寺僧



技巧

華清池

玄宗於華清宫新廣一池制度宏麗安禄山於范陽以白玉石爲魚龍鳬鴈仍爲石梁及石蓮花獻雕鐫巧妙殆非人工上大悦命於池中仍以石梁横亘其上而下蓮花出於水際上因幸華清宫至其所解衣將入而魚龍鳬鴈皆若奮鱗舉翼狀欲飛動上甚恐遽命撤去去之而蓮花石梁尚存又甞於宫中置長湯池數十間屋

宇環迴甃以文石為銀鏤漆船及檀香水船致於其中至檝棹皆飾以珠玉又於湯池中壘瑟瑟及檀香木為山狀瀛洲方丈出談賓錄

重明枕

元和八年大軫國貢重明枕神錦衾云其國在海東南三萬里當軫宿之位故曰大軫國合丘罽藁山合丘罽藁山見山海經重明枕長一尺二寸高六寸潔白逾於水精中有樓臺之狀四方有十道士持香執簡循環無已謂

之行道真人其樓臺瓦木丹青真人簪帔無不悉具通瑩焉如水覩物神錦衾水蠶絲所織方二尺厚一寸其上龍文鳳彩殆非人工其國以五色石甃池塘採大柘葉飼蠶於池中始生如蚊睫游泳其間及長可五六寸池中有挺荷雖驚風疾吹不能動大者可潤三四尺而蠶經十五日即跳入荷中以成其繭形如方斗自然五色國人繅之以織神錦亦謂之靈泉絲上始覽錦衾與嬪御大笑曰此不足以為嬰兒綳褯

曷能為我祓耶使者曰此錦之絲水蠶也得水即舒水火相反遇火則縮遂於上前令四官張之以水一噴即方二丈五色煥爛逾於向時上歎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不亦然哉却令以火逼之須臾如故出杜陽編

韓志和

穆宗朝有飛龍士韓志和本倭國人也善雕木作鸞鶴鵶鵲之狀飲啄悲鳴與真無異以關捩置於腹内發之

則凌空奮翼可高百尺至一二百步外方始却下兼刻
木猫兒以捕雀鼠飛龍使異其機巧奏之上覩而悅之
志和更雕踏牀高數尺其上飾之以金銀綵繪謂之見
龍牀置之則不見龍形踏之則鱗鬛爪角俱出始進上
以足履之而龍夭矯若得雲雨上恐畏遂令撤去志和
伏於上前稱臣愚昧而致有驚忤聖躬臣願别進薄伎
以娛陛下耳目以贖死罪上笑曰所解何伎試為我出
志和於懷中將出一桐木合方數寸其中有物名蠅虎

子數不啻一二百焉其形皆赤云以丹砂啗之故也乃分爲五隊令舞梁州上召國樂以舉其曲而虎子盤迴宛轉無不中節每遇致詞處則隱隱如蠅聲及曲終纍纍而退若有尊卑等級志和臂虎子於指上獵蠅於數步之内如鷂擒雀罕有不獲者上嘉其伎小有可觀即賜以雜彩銀器而志和出宫門悉轉施於人不逾年竟不知志和所在上於殿前種千葉牡丹及花始開香氣襲人一朶千葉大而且紅上每覩芳盛歎人間未有自

是宮中每夜即有黄白蝴蝶萬數飛集於花間輝光照耀達曙方去宮人競以羅巾撲之無有不獲者上令張網於宮中遂得數百於殿内縱嬪御追捉以爲娛樂遲明視之則皆金玉也其狀工巧無以爲比而内人爭用絲縷絆其脚以爲首飾夜則光起於粧奩中其後開寶厨視金屑玉屑藏内將有化爲蝶者宮中方覺焉出杜陽編

絶藝

督君謨

隋末有督君謨善閉目而射志其目則中目志其口則中口有王靈智者學射於君謨以為曲盡其妙欲射殺君謨獨擅其美君謨製一短刀箭來輒截之惟有一矢君謨張口承之遂囓其鏑而笑曰汝學射三年未教汝囓鏃法列子甘蠅古之善射者弟子名飛衛巧過於師紀昌又學射於飛衛以徹角之弧朔蓬之簳射貫蝨心既盡飛衛之術計天下敵已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矢鋒相觸墜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

先窮紀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請為父子刻背為誓不得告術於人孟子曰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出酉陽雜俎

李欽瑤

天寶末有騎將李欽瑤者弓矢絶倫以勞累官至郡守兼御史大夫至德中隷臨淮與史思明相持於陝西晨朝合戰臨淮布陣徐進去敵尚十許里忽有一狐起於

軍前踉蹌而趨若導引者臨淮不懌曰越王軾怒蛙盖
激勵官軍士耳狐乃持疑妖邪之物豈有前陣哉即付
欽瑶以三矢令取狐馬欽瑶受命而馳適有淺蕪三二
十畝狐奔入其中欽瑶逐之欻有野雉驚起馬足徑入
雲霄欽瑶翻身仰射一發而墜然後鳴鞭逐狐十步之
内拾矢又中於是擕二物以復命馬舉軍懽呼聲振山
谷時回鶻列騎置陣於北原其首領僅一二百輩棄軍
飛馬而來争捧欽瑶以爲神異仍謂曰爾非回鶻之甥

不然何能弧矢之妙乃得如此哉出集異記

蘇州游僧

蘇州重玄寺閣一角忽墊計其扶薦之功當用錢數千貫有游僧曰不足勞人請得一夫斫木為楔可以正之寺主從焉游僧每食訖輒取楔數十執柯登閣敲椓其間未旬日閣柱悉正舊說聖善寺閣常貯醋十甕恐為蛟龍所伏以致雷電出國史補

江西人

江西人有善展竹數節可成器又有人能葫蘆云翻葫蘆易於翻鞠出酉陽雜俎

僧靈鑒

貞元末閬州僧靈鑒善彈常自爲彈丸其彈丸方用洞庭沙岸下土三斤炭末三兩資末一兩榆皮半兩泔澱二勺紫礦二兩細沙三分藤紙五張渴昜汁半合九味和擣三千杵齊丸之陰乾鄭彙爲刺史時有當家名寅讀書善飲酒彙甚重之寅常與靈鑒較角放彈寅指一

樹節相去數十步曰中之獲五千寅自一發而中之彈九反射而不破靈鑒控弦百發百中皆節陷而九碎焉

出酉陽雜俎

張芬

張芬曾爲韋臯行軍曲藝過人力舉七尺碑定雙輪水磑常於福感寺趯鞠高及半塔彈弓力五斗常揀向陽巨筍織竹籠之隨長旋培常留寸許度竹籠高四尺然後放長秋深方去籠伐之一尺十節其色如金用成弓

馬每塗牆方丈彈成天下太平字字體端妍如人摸成出酉陽雜俎

河北將軍

建中初有河北將軍姓夏彎弓數百斤常於毬場中累錢千餘走馬以擊鞠杖擊之一擊一錢飛起高六七丈其妙如此又於新泥牆安棘刺數十取爛豆相去一丈擲豆貫於刺上百不差一又能走馬書一紙出酉陽雜俎

西蜀客

又張芬在韋臯幕中有一客於宴席上以籌椀中綠豆擊蠅十不失一一座驚笑芬曰無費吾豆遂指起蠅拈其後脚略無脫者出酉陽雜俎

陟屺寺僧

荆州陟屺寺僧那善照射每言照射之法凡光長而揺者鹿貼地而明滅者兔低而不動者虎又言夜格虎時必見三虎並來挾者虎威當刺其中者虎死威乃入地得之可却百邪虎初死記其頭所藉處候月黑夜掘之

欲掘時必有虎來吼擲前後不足畏此虎之鬼也深二尺當得物如琥珀葢虎目光淪入地所爲也出酉陽雜俎

太平廣記卷二百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二百二十八

博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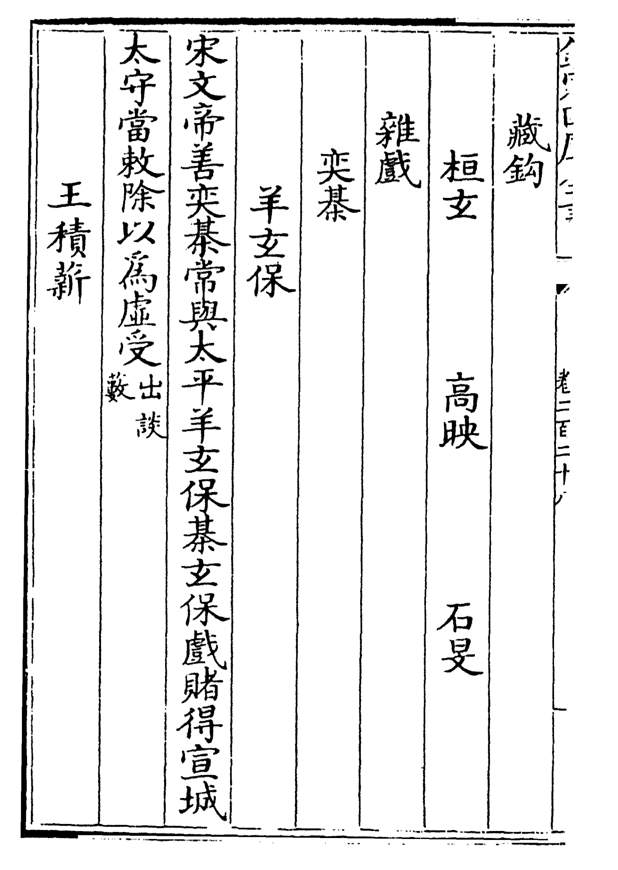
弈棊

羊玄保　王積薪　一行

韋延祐　日本王子

彈棊

漢成帝　魏文帝



藏鈎

桓玄　高映　石旻

雜戲

奕棊

羊玄保

宋文帝善奕棊常與太平羊玄保棊玄保戲賭得宣城太守當敕除以爲虚受出談藪

王積薪

玄宗南狩百司奔赴行在翰林善棊者王積薪從馬蜀
道隘狹每行旅止息道中之郵亭人舍多爲尊官有力
之所先積薪棲無所入因沿溪深遠寓宿於山中孤姥
之家但有婦姑皆闔户止給水火纔暝婦姑皆闔户而
休積薪棲于簷下夜闌不寢忽聞堂内姑謂婦曰良宵
無以適興與子圍棊一賭可乎婦曰諾積薪私心奇之
堂内素無燈燭又婦姑各在東西室積薪乃附耳門扉
俄聞婦曰起東五南九置子矣姑應曰東五南十二置

子矣婦又曰起西八南十置子矣姑又應曰西九南十置子矣每置一子皆良久思唯夜將盡四更積薪一一密記其下止三十六忽聞姑曰子已敗矣吾止勝九枰耳婦亦甘焉積薪遲明具衣冠請問孤姥曰爾可率已之意而按局置子焉積薪即出囊中局盡平生之祕妙而布子未及十數孤姥顧謂婦曰是子可教以常勢耳婦乃指示攻守殺奪救應防拒之法其意甚略積薪即更求其說孤姥笑曰止此亦無敵於人間矣積薪虔謝

而別行十數步再詣則失向來之室閭矣自是積薪之藝絕無其倫即布所記婦姑對敵之勢罄竭心力較其九枰之勝終不得也因名鄧艾開蜀勢至今棊圖有焉而世人終莫得而解矣（出集異記）

一行

一行本不解奕棊因會燕公宅觀王積薪棊一局遂與之敵笑謂燕公曰此但爭先耳若念貧道四句乘除語則人人為國手晉羅什與人棊拾敵死子空處如龍鳳

形或言王積薪對玄宗棊局畢悉持出出酉陽雜俎

韋延祐

韋延祐圍棊與李士秀敵手士秀惜其名不肯先寧輸延祐籌終饒兩路延祐本應明經舉道過大梁其護戎知其善棊表進之遂因言江淮足棊人就中奕棊明經者多解出嘉話録

日本王子

大中中日本國王子來朝獻寶器音樂上設百戲珍饌

以禮焉王子善圍棊上敇待詔顔師言對手王子出楸
玉棊局冷暖玉棊子云本國之東三萬里有集真島島
上有凝霞臺臺上有手譚池池中出玉子不由制度自
然黑白分明冬温夏冷故謂之冷暖玉更産如楸玉肰
類楸木琢之爲棊局光潔可鑑及師言與之敵手至三
十三下勝負未決師言懼辱君命而汗手凝思方敢落
指即謂之鎮神頭乃是解兩征勢也王子瞪目縮臂已
伏不勝廻話鴻臚曰待詔第幾手耶鴻臚詭對曰第三

手也師言實稱國手王子曰願見第一曰王子勝第三方得見第二勝第二方得見第一今欲躁見第一其可得乎王子掩局而吁曰小國之第一不如大國之第三信矣今好事者尚有顔師言三十三下鎮神頭圖出杜陽編

彈棊

漢成帝

漢成帝好蹵鞠羣臣以蹵鞠勞體非尊者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劉向奏彈棊以獻上悅賜

之青羔裘紫絲履服以朝覲出小說

魏文帝

彈棊魏宫內用裝棊戲也文帝爲之特妙用手巾角拂之無不中者有客自云能帝使爲之客著葛巾角低頭拂棊妙殆踰於帝出世說

又文帝嘗云予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棊略盡其妙少時嘗爲之賦昔京師妙工有二馬合卿侯東方世安張公子常恨不得與之對也今彈棊用棊二十四色

色別貴賤又魏戲法先立一棊於局中餘者間白黑圓繞之十八籌成都出世說

藏鈎

舊言藏鈎起於鉤弋蓋依辛氏三秦記云漢武鉤弋夫人手拳時人傚之目爲藏鈎也殷敬順敬訓曰彄與摳同衆人分曹手藏物探取之又令藏鈎剩一人則來往於兩朋謂之餓鴟風土記曰藏鈎之戲分二曹以較勝負若人偶則敵對若奇則使一人爲游附或屬上曹或

屬下曹爲飛鳥又令爲此戲必於正月據風土記在臘祭後也庾闡藏鉤賦云予以臘後命中外以行鉤爲戲矣出酉陽雜俎

桓玄

殷仲堪與桓玄共藏鉤一朋百籌桓朋欲不勝唯餘虎探在顧愷之爲殷仲堪參軍屬病疾在廨桓遣信請顧起病令射取虎探即來坐定語顧云君可取鉤顧答云賞百匹布顧即取得鉤桓朋遂勝出渚宫故事

高眏

舊說藏彄令人生離或言占語有徵也舉人高映善意彄叚成式常於荆州藏鈎每曹五十餘人十中其九同曹鈎亦知其處當時疑有他術訪之眏言但意舉止辭色若察囚視盜也出酉陽雜俎

石旻

山人石旻尤妙打彄與張又新兄弟善暇夜會客因試其意彄注之必中張遂寘鈎於巾襞中旻良久笑曰盡

張空拳有頃眼鈎在張君幞頭左翅中其妙如此旻後居揚州段成式因識之曾祈其術石謂成式可先畫人首數十遣胡越異貌辯其相當授疑其見紿竟不及畫出酉陽雜俎

雜戲

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爲矢不用棘也古之投壺取中而不求還故實小豆於中惡其矢躍而出也郭舍人則激矢令還一矢百餘反謂之爲驍言如博之𦐊棊

於輩中爲驍傑也每爲武帝投壺輒賜金帛出西京雜記

小戲中於奕局一枰各布五子角遲速名蹙融段成式讀座右方爲之蹙戎出酉陽雜俎

貞元中董叔儒進博局并經一卷頗有新意不行於時洛陽令崔師本又好爲古文樗蒱其法三分其子三百六十限以二關人執六馬其骰五枚分上爲黑下爲白黑者刻二爲犢白者刻二爲雉擲之全黑乃爲盧其彩十六二雉三黑爲雉其彩十四二犢三白爲犢其彩十

全白爲白其彩八四者貴彩也開爲十二塞爲十一塔爲五禿爲四梟爲二撅爲三二六者雜彩也貴彩得連擲得打馬得過關餘彩則否新加進六兩彩出國史補

貞元中有杜勸好長行皆有佳名各記有輕妙夏中用者爲冷子取其似蕉葛之輕健而名之出嘉話録

今之博戲有長行最盛其具有局有子子黑黄各十五擲采之骰有二其法生於握槊變於雙六天后嘗夢雙六不勝狄梁公言宫中無子是也後人新意長行出焉

又有小雙六圍透大點小點遊談鳳翼之名然無如長行也監險易者喻時事焉適變通者方易象焉王公大人頗或耽翫至於廢慶弔忘寢食及博徒用之於是彊名争勝謂之撩零假借分畫謂之囊家囊家什一而取謂之乞頭有通宵而戰者有破産而輸者其工者近有譚鎬崔師本首出圍棊次於長行其工者近有韋延祐楊光首出如彈棊之戲甚古法雖設鮮有為之其工者近有吉達高越首出焉出國史補

太平廣記卷二百二十八

太平廣記卷二百二十九

器玩一

周穆王

周穆王時西戎獻玉杯光照一室置杯于中庭明日水滿杯香而甘美斯仙人之器也出十洲記

周靈王

周靈王二十三年起昆陽臺渠胥國來獻玉駱駝高五尺琥珀鳳凰高六尺火齊鏡高三尺暗中視物如畫向鏡則聞影應聲周人見之如神靈王末不知所之出王子年拾遺

王子喬

王子喬墓在京陵戰國時有人盜發之都無見惟有一劍懸在壙中欲取而劍作龍虎之聲遂不敢近俄而徑飛上天神仙經云眞人去世多以劍代五百年後劒亦能靈化此其驗也出世說

方丈山

方丈山一名巒稚東有龍場千里玉瑤爲林龍常鬬此處膏血如流水膏色黑者著地堅凝如漆而有紫光可

爲寶器出王子年拾遺記

昆吾山

昆吾山其下多赤金色如火昔黄帝伐蚩尤陳兵於此地掘深百丈猶未及泉惟見火光如星地中多丹鍊石爲銅銅色青而利泉色赤山草木皆勁利土亦剛而精至越王句踐使工人以白牛馬祠昆吾之神採金鑄之以成八劒一名掩日以之指日則光晝暗金隂物也隂盛則陽滅二名斷水以之畫水開而卽不合三名轉魄

以之指月則蟾兔為之側轉四名懸翦飛鳥遊蟲遇觸其刃如斬截焉五名驚鯢以之泛海則鯨鯢為之深入六名滅魂挾之夜行不逢魑魅七名却邪有妖魅者見之則止八名真剛以之切玉斷金如刻削土木矣以應八方之氣鑄之者王子年拾遺記

漢太上皇

漢太上皇微時常佩一刀長三尺上有銘其字雖難識疑是殷高宗伐鬼方時作此物也太上皇遊豐沛山澤

中窮谷裏有人歐冶鑄上皇息其傍問曰此鑄何器工人笑而答曰為天子鑄劒勿泄言上皇謂為戲言了無疑色工曰今所鑄鐵鋼礪難成若得翁腰間佩刀雜而冶之即成神器可以尅定天下星精為輔佐以殲三猾水衰火盛此為異兆也上皇曰余有此物名為匕首其利難儔水斷虬龍陸斬虎兕魑魅魍魎莫能逢之削玉鐫金其刃不卷工人曰若不得此匕首以和鑄雖歐冶專精越工砥鍔終為鄙器上皇即解腰間匕首以投於

鑪中俄而烔焰衝天日為之晝闇及乎劍成殺三牲釁祭之鑄工問上皇何時得此匕首曰秦昭襄王之時余行逢一野人於路授余云殷時靈物世世相傳上有古書記其年月及劍成工人視之其銘尚存叶前疑也工人卽持劍授上皇上皇以賜高祖高祖長佩於身以殲三猾及天下已定授吕后藏於寶庫之中守藏者見白氣如雲出於戶外如龍蛇改其庫名曰靈金藏及諸吕擅權白氣亦滅及惠帝卽位以此庫貯禁兵器改曰靈

金內府出王子年拾遺記

又漢帝相傳以秦王子嬰所奉白玉璽高祖斬白蛇劍劍上皆用七綵珠九華玉以為飾雜廁五色琉璃為劍匣劍在室中其光景猶照於外與挺劍不殊十二年一加磨礱刃上常若霜雪開匣板鞘輒有風氣光彩射人出酉陽雜俎

漢武帝

孫氏瑞應圖六神鼎者文質精也知吉凶知存亡能輕

能重能息能行不灼自沸不汲自滿中生五味王者興則出衰則去說苑云孝武時汾陰人得寶鼎獻之甘泉宮羣臣畢賀上壽曰陛下得周鼎侍中吾丘壽王曰非周鼎上召問之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壽王對曰周德者始於天授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暢於天下漏三泉上天報應鼎為周出今漢繼周德澤顯行六合和同至陛下之身而逾盛天瑞並至昔秦始皇親求鼎於彭城而不得天昭有德神寶自至此天所以遺漢乃漢鼎

非周鼎也上曰善魏文帝典論亦云墨子曰昔夏后啓使飛廉折金以精神於昆吾使翁乙灼自若之龜鼎成四定而方不灼自烹不舉自滅不遷自行拾遺録云周末大亂九鼎飛入天池末世書論云入泗水聲轉謬焉出小說

輕玉磬

漢武帝起招仙閣於甘泉宮西其上懸浮金輕玉之磬浮金者自浮水上輕玉者其質貞明而輕也出洞冥記

李夫人

漢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此宮人搔頭皆用玉簪玉倍貴焉又以象牙為篦賜李夫人出小說

吉光裘

漢王莽時西戎獻吉光裘入水數日不濡入火不焦元鳳不道之時服此裘以視朝焉出十洲記

西毒國

漢武帝時西毒國獻連環羈皆以白玉作之瑪瑙石為

勒白光琉璃為鞍安在暗室中甞照十餘丈其光如晝西京雜記

桂宫

漢武帝為七寶牀雜寶案雜寶屏風雜寶帳設於桂宫時人謂之四寶宫出西京雜記

西胡渠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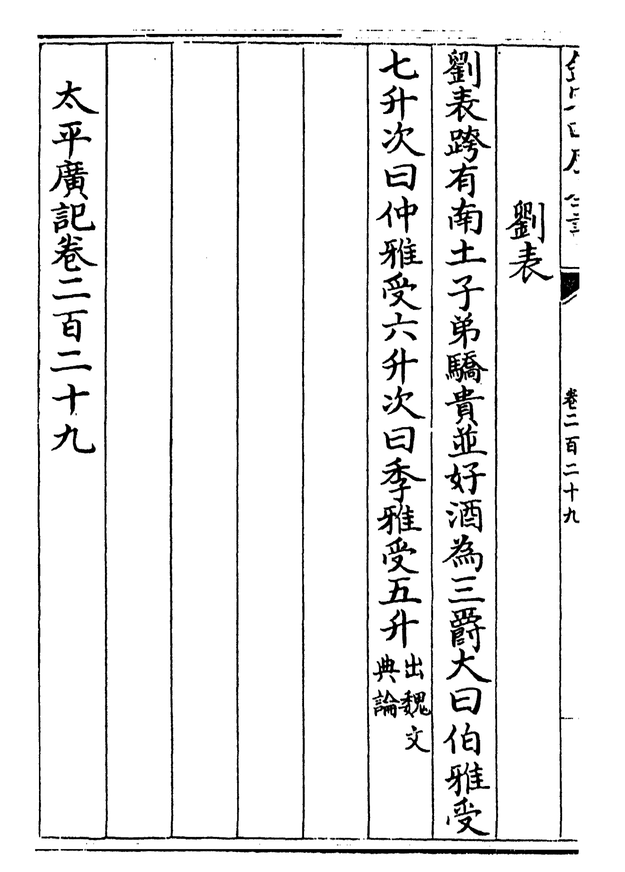
漢武帝塚裏先有玉箱瑶杖各一是西胡渠王所獻帝平素常玩之後有人扶風郿市買得二物帝左右識而

認之說賣者形狀乃帝也出異苑

漢宣帝

漢綵女常以七月七日夜穿七孔針於開襟樓俱以習之

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采婉轉絲繩係身毒國寶鏡一枚大如八銖錢舊傳此鏡照見妖魅得佩之者為天神所福故宣帝從危獲濟及即大位每持此鏡感咽移辰常以琥珀笥盛之緘以戚里織成一曰斜紋織成宣帝崩不知所在出西京雜記



劉表

劉表跨有南土子弟驕貴並好酒為三爵大曰伯雅受七升次曰仲雅受六升次曰季雅受五升出魏文典論

太平廣記卷二百二十九

太平廣記卷二百三十

器玩二

蘇威　王度

蘇威

隋僕射蘇威有鏡殊精好日月蝕既鏡亦昏黑無所見威以左右所汚不以為意他日月蝕半缺其鏡亦半昏如之於是始寳藏之後櫃中有聲如雷尋之乃鏡聲無

何而子夔死後又有聲而戚敗其後不知所在出傳記

王度

隋汾陰侯生天下竒士也王度常以師禮事之臨終贈度以古鏡曰持此則百邪逺人度受而寶之鏡横徑八寸鼻作麒麟蹲伏之象遶鼻列四方龜龍鳳虎依方陳布四方外又設八卦卦外置十二辰位而具畜焉辰畜之外又置二十四字周遶輪廓文體似隷點畫無缺而非字書所有也侯生云二十四氣之象形承日照之則

背上文畫墨入影內纖毫無失舉而扣之清音徐引竟日方絶嗟乎此則非凡鏡之所同也宜其見賞高賢自稱靈物侯生常云昔者吾聞黄帝鑄十五鏡其第一横徑一尺五寸法滿月之數也以其相差各挍一寸此第八鏡也雖歲祀攸遠圖書寂寞而高人所述不可誣矣昔楊氏納環累代延慶張公喪劍其身亦終今度遭世擾攘居常鬱怏王室如燬生涯何地寶鏡復去哀哉今具其異跡列之於書後世數千載之下倘有得者知其

所由耳大業七年五月度自御史罷歸河東適遇侯生卒而得此鏡至其年六月度歸長安至長樂坡宿於主人程雄家雄新受寄一婢頗甚端麗名曰鸚鵡度既稅駕將整冠履引鏡自照鸚鵡遥見即便叩首流血云不敢住度因召主人問其故雄云兩月前有一客攜此婢從東來時婢病甚客便寄留云還日當取比不復來不知其婢由也度疑精魅引鏡逼之便云乞命即變形度即掩鏡曰汝先自叙然後變形當捨汝命婢再拜自陳

云某是華山府君廟前長松下千嵗老狸大行變惑罪合至死遂為府君捕逐逃於河渭之間為下邽陳思恭義女蒙養甚厚嫁鸜鵒與同鄉人柴華鸜鵒與華意不相愜逃而東出韓城縣為行人李无傲所執无傲麤暴丈夫也遂將鸜鵒遊行數嵗昨隨至此忽爾見留不意遭逢天鏡隱形無路度又謂曰汝本老狐變形為人豈不害人也婢曰變形事人非有害也但逃匿幻惑神道所惡自當至死耳度又謂曰欲捨汝可乎鸜鵒曰辱公

厚賜豈敢忘德然天鏡一照不可逃形但久為人形羞復故體願緘於匣許盡醉而終度又謂曰緘鏡於匣汝不逃乎鸚鵡笑曰公適有美言尚許相捨緘鏡而走豈不終恩但天鏡一臨竄跡無路惟希數刻之命以盡一生之歡耳度登時為匣鏡又為致酒悉召雄家鄰里與宴謔婢頃大醉奮衣起舞而歌曰寶鏡寶鏡哀哉予命自我離形于今幾姓生雖可樂死必不傷何為眷戀守此一方歌訖再拜化為老狸而死一座驚歎大業八年

四月一日太陽虧度時在臺直晝臥廳閣覺日漸昏諸吏告度以日蝕甚整衣時引鏡出自覺鏡亦昏昧無復光色度以寶鏡之作合於陰陽光景之妙不然豈合以太陽失曜而寶鏡亦無光乎歎怪未已俄而光彩出日亦漸明比及日復鏡亦精朗如故自此之後每日月薄蝕鏡亦昏昧其年八月十五日友人薛俠者獲一銅劍長四尺劍連於靶靶盤龍鳳之狀左文如火焰右文如水波光彩灼爍非常物也俠持過度曰此劍俠常試之

每月十五日天地清朗置之暗室自然有光傍照數丈俠持之有日月矣明公好奇愛古如飢如渴願與君今夕一試度喜甚其夜果遇天地清霽密閉一室無復脫隙與俠同宿度亦出寶鏡置于座側俄而鏡上吐光明照一室相視如晝劍横其側無復光彩俠大驚曰請内鏡於匣度從其言然後劍乃吐光不過一二尺耳俠撫劍歎曰天下神物亦有相伏之理也是後每至月望則出鏡於暗室光嘗照數丈若月影入室則無光也豈太

陽太陰之耀不可敵也乎其年冬兼著作郎奉詔撰國史欲為蘇綽立傳度家有奴曰豹生年七十矣本蘇氏部曲頗涉史傳略解屬文見度傳草因悲不自勝度問其故謂度曰豹生常受蘇公厚遇今見蘇公言驗是以悲耳郎君所有寶鏡是蘇公友人河南苗季子所遺蘇公者蘇公愛之甚蘇公臨亡之歲戚戚不樂常召苗生謂曰自度死日不久不知此鏡當入誰手今欲以蓍筮一卦先生幸觀之也便顧豹生取蓍蘇公自揲布卦卦

訖蘇公曰我死十餘年我家當失此鏡不知所在然天地神物動靜有徵今河汾之間往往有寳氣與卦兆相合鏡其往彼乎李子曰亦為人所得乎蘇公又詳其卦云先入侯家復歸王氏過此以往莫知所之也豹生言訖涕泣度問蘇氏果云舊有此鏡蘇公薨後亦失所在如豹生之言故度為蘇公傳亦具言其事於末篇論蘇公蓍筮絶倫默而獨用謂此也大業九年正月朔旦有一胡僧行乞而至度家弟勣出見之覺其神彩不俗更

邀入室而為具食坐語良久胡僧謂勣曰檀越家似有絕世寶鏡也可得見耶勣曰法師何以得知之僧曰貧道受明録秘術頗識寶氣檀越宅上每日常有碧光連日絳氣屬月此寶鏡氣也貧道見之兩年矣今擇良日故欲一觀勣出之僧跪捧欣躍又謂勣曰此鏡有數種靈相皆常未見但以金膏塗之珠粉拭之舉以照日必影徹牆壁僧又歎息曰更作法試應照見腑臟所恨卒無藥耳但以金烟薰之玉水洗之復以金膏珠粉如法

拭之藏之泥中亦不晦矣遂留金烟玉水等法行之無不獲驗而胡僧遂不復見其年秋度出兼芮城令令廳前有一棗樹圍可數丈不知幾百年矣前後令至皆祠謁此樹否則殃禍立及也度以為妖由人興淫祀宜絶縣吏皆叩頭請度度不得已為之一祀然陰念此樹當有精魅所託人不能除養成其勢乃密懸此鏡於樹之間其夜二鼓許聞其廳前磊落有聲若雷霆者遂起視之則風雨晦暝纏繞此樹電光晃耀忽上忽下至明有

一大蛇紫鱗赤尾綠頭白角額上有王字身被數創死於樹下度便收鏡命吏出蛇焚於縣門外仍掘樹樹心有一穴於地漸大有巨蛇蟠泊之跡既而填之妖怪遂絶其年冬度以御史帶芮城令持節河北道開倉糧賑給陜東時天下大飢百姓疾病蒲陜之間癘疫尤甚有河北人張龍駒為度下小吏其家良賤數十口一時遇疾度憫之齎此入其家使龍駒持鏡夜照諸病者見鏡皆驚起云見龍駒持一月來相照光陰所及如冰著體

泠徹腑臟即時熱定至晚並愈以為無害於鏡而所濟者衆令密持此鏡遍巡百姓其夜鏡於匣中泠然自鳴聲甚徹遠良久乃止度心獨怪明早龍駒來謂度曰龍駒昨忽夢一人龍頭蛇身朱冠紫服謂龍駒我即鏡精也名曰紫珍常有德於君家故來相託為我謝王公百姓有罪天與之疾奈何使我反天救物且病至後月當漸愈無為我苦度感其靈怪因此誌之至後月病果漸愈如其言也大業十年度弟勣自六合丞棄官歸又將

遍遊山水以為長往之策度止之曰今天下向亂盜賊充斥欲安之乎且吾與汝同氣未嘗遠别此行也似將高蹈昔尚子平遊五嶽不知所之汝若追蹤前賢吾所不堪也便涕泣對勣勣曰意已決矣必不可留兄今之達人當無所不體孔子曰匹夫不奪其志矣人生百年忽同過隙得情則樂失志則悲安遂其欲聖人之義也度不得已與之決别勣曰此别也亦有所求兄所寳鏡非塵俗物也勣將抗志雲路棲蹤烟霞欲兄以此為贈

度曰吾何惜於汝也即以與之勣得鏡遂行不言所適至大業十三年夏六月始歸長安以鏡歸謂度曰此鏡眞寶物也辭兄之後先遊嵩山少室降石梁坐玉壇屬日暮遇一嵌巖有一石堂可容三五人勣棲息止焉月夜二更後有兩人一貌胡鬚眉皓而瘦稱山公一面闊白鬚眉長黑而矮稱毛生謂勣曰何人斯居也勣曰尋幽探穴訪奇者二人坐與勣談久往往有異義出於言外勣疑其精怪引手潛後開匣取鏡鏡光出而二人失

聲俯伏矮者化為黿胡者化為猿懸鏡至曉二身俱殞黿身帶綠毛猿身帶白毛即入箕山渡潁水歷太和視玉井井傍有池水湛然綠色問樵夫曰此靈湫耳村閭每八節祭之以祈福祐若一祭有闕即池水出黑雲大雹浸堤壞阜勣引鏡照之池水沸湧有雷如震忽爾池水騰出池中不遺涓滴可行二百餘步水落於地有一魚可長丈餘麄細大於臂首紅額白身作青黄間色無鱗有涎龍形蛇角嘴尖狀如鱘魚動而有光在于泥水

困而不能遠去勣謂鮫也失水而無能為耳刃而為炙甚膏有味以充數朝口腹遂出於宋汴汴主人張珂家有女子患病入夜哀痛之聲所不忍聞勣問其故病來已經年歲白日即安夜常如此勣停一宿及聞女子聲遂開鏡照之痛者曰戴冠郎被殺其病者牀下有大雄雞死矣乃是主人七八嵗老雞也遊江南將渡廣陵揚子江忽暗雲覆水黑風波湧舟子失容慮有覆没勣攜鏡上舟照江中數步明朗徹底風雲四斂波濤遂息須臾

之間達濟天塹躋攝山麴芳嶺或攀絕頂或入深洞逢其羣鳥環人而噪數能當路而蹲以鏡揮之能鳥奔駭是時利涉浙江遇潮出海濤聲振吼數百里而聞舟人曰濤既近未可渡南若不迴舟吾輩必葬魚腹勣出鏡照江波不進屹如雲立四面江水豁開五十餘步水漸清淺黿鼉散走舉帆翩翩直入南浦然後却視濤波洪湧高數十丈而至所渡之所也遂登天台周覽洞壑夜行佩之山谷去身百步四面光徹纖微皆見林間宿鳥

驚而亂飛還履會稽逢異人張始鸞授勣周髀九章及
明堂六甲之事與陳永同歸更遊豫章見道士許藏秘
云是旌陽七代孫有咒登刀履火之術說妖怪之次更
言豐城縣倉督李敬慎家有三女遭魅病人莫能識藏秘
療之無效勣故人曰趙丹有才器任豐城縣尉勣因過
之丹命祇承人指勣停處勣謂曰欲得倉督李敬慎家
居止丹遽命敬為主禮勣因問其故敬曰三女同居堂
內閣子每至日晚即靚粧衒服黄昏後即歸所居閤子

滅燈燭聽之竊與人言笑聲及至曉眠非喚不覺日日漸瘦不能下食制之不令粧梳即欲自縊投井無奈之何勳謂敬曰引示閤子之處其閤東有窻恐其門閉固而難啓遂晝日先刻斷窻櫺四條却以物支拄之如舊至日暮敬報勳曰粧梳入閤矣至一更聽之言笑自然勳拔窻櫺子持鏡入閤照之三女叫云殺我壻也初不見一物懸鏡至明有一鼠狼首尾長一尺三四寸身無毛齒有一老鼠亦無毛齒其肥大可重五斤又有守宮

大如人手身披鱗甲煥爛五色頭上有兩角長可半寸尾長五寸已上尾頭一寸色白並於壁孔前死矣從此疾愈其後尋眞至廬山婆娑數月或棲息長林或露宿草莽虎豹接尾豺狼連跡舉鏡視之莫不竄伏廬山處士蘇賓奇識之士也洞明易道藏往知來謂勣曰天下神物必不久居人間今宇宙喪亂他鄉未必可止吾子此鏡尚在足下衛幸速歸家鄉也勣然其言即時北歸便遊河北夜夢鏡謂勣曰我蒙卿兄厚禮今當捨人間

遠去欲得一別卿請早歸長安也勣夢中許之及曉獨居思之恍恍發悸即時西首秦路今既見兄勣不負諾矣終恐此靈物亦非兄所有數月勣還河東大業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匣中悲鳴其聲纖遠俄而漸大若龍咆虎吼良乆乃定開匣視之即失鏡矣出異聞集

太平廣記卷二百三十